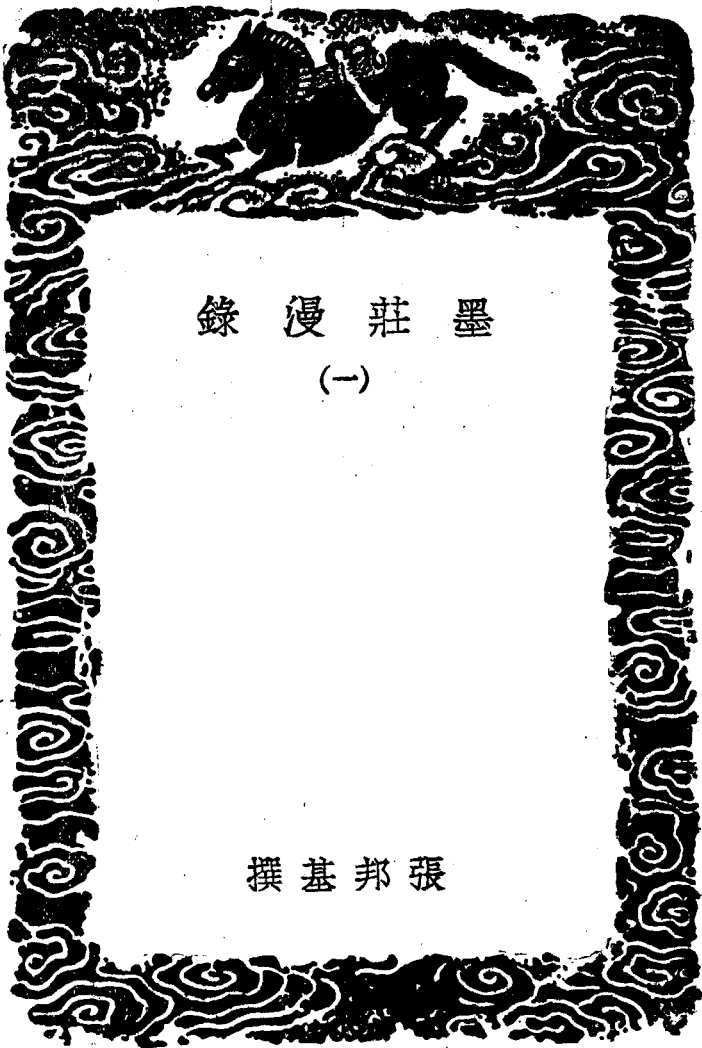


墨莊漫錄

一





墨莊漫錄

(一)

張邦基撰

# 墨莊漫錄卷之一

宋 淮海 張邦基撰

僕以聞見慮其忘也。書藏其篋。歸耕山間。遇力罷釋耒耕壟上。與老農憇談。非敢示諸好事也。其間是非毀譽。均無庸心焉。僕性喜藏書。隨所寓榜曰墨莊。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。淮海張邦基子賢云。范蜀公乞致仕。章四上未允。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。謂言青苗不見聽。一可去。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。二可去。章既上。遂得請。

張宣徽安道守成都。眷籍娼陳鳳儀。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。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。仲儀至郡。呼鳳儀曰。張尙書頃與汝留情乎。鳳儀泣下。仲儀曰。亦嘗遺尺牘。今且存否。曰。迨今蓄之。仲儀云。尙書有信至。汝可盡索舊帖。吾欲觀之。不可隱也。遂悉取呈。輅於錦囊甚密。仲儀謂曰。尙書以剛勁立朝。少與多讐。汝毋以此黷公。乃取書付鳳儀。并囊盡焚之。後語安道。張甚感之。王張姻家也。

東坡在杭州。一日遊西湖。坐孤山竹閣。前臨湖亭上。時二客皆有服。預焉。久之。湖心有一綵舟。漸近亭前。觀粧數人。中有一人尤麗。方鼓箏。年且三十餘。風韻嫺雅。綽有態度。二客競目送之。曲未終。翩然而逝。公戲作長短句云。鳳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風清。晚霞明。一朵芙蓉開過。尙盈盈。何處飛來雙白鷺。如有意。慕娉婷。忽聞江上弄哀箏。苦含情。遣誰聽。煙歛雲收。依約是湘靈。欲待曲終尋問取。人不見。數峰青。

毗陵一士人姓常。爲蟹詩云。水清詎免雙螯黑。秋老難逃一背紅。蓋譏朱劬父子。

范純仁堯夫丞相薨。禮官諡曰忠宣。考功鄧忠臣議曰。每思捐身而開策。常願休兵而息民。祗知扶危而濟傾。寧恤跋前而覓後。又曰。讒言亂國。而明蔡確之無罪。姦黨投石。而謂大防之可原。當衆人莫敢言之時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。義形正色。憤激至誠。非特救當世正人。端士之織羅。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。狗公忘己。爲國惜賢。又曰。父母之國。有時而去。股肱之義。於是或虧。放之江湖。忽如草芥。紉蘭澤畔。更甚屈原之忠。占鵲坐隅。已分賈生之死。又曰。側席南望。而快浮雲之蔽。趁節東歸。而詠零雨之濛。又曰。法座想見其風采。詔書相望於道途。云云。時論皆以爲允當。崇寧初。追奪元諡。并定諡覆官並罰銅。二年六月。言者再論。忠臣得宮祠。

東坡作儋耳山詩云。突兀隘空虛。他山總不如。君看道傍石。盡是補天餘。叔黨云。石當作者。傳寫之誤。一字不工。遂使全篇俱病。

王荊公書清勁峭拔。飄飄不凡。世謂之橫風疾雨。黃魯直謂學王濛。米元章謂學楊凝式。以余觀之。乃天然如此。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。始置名號。至五大夫與舊列侯。關內侯。凡六等。以賞軍功。名號侯爵十八級。銅印龜紐墨綬。五大夫十五級。銅印環紐亦墨綬。皆不食租。此印決曹氏物也。表舅唐愨。端仲見之。亦以予言爲然。乃賦詩云。關中金印豈秦關。想見風流漢已還。大饗似書譙縣石。蘭亭寧數會稽山。空餘此

日歸囊囊。曾是當年雜珮環。萬戶况將取如斗。此章何足繫腰間。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。以書求借。舅氏不與也。前

崇寧初。既立黨籍。臣僚論元祐史官云。初。大臣挾其私忿。濟以邪說。力引僣浮。與其厚善。布列史職。或毀誣先烈。或鑿空造語。以厚誣。若范祖禹。黃庭堅。張耒。秦觀。是也。或隱沒盛德而不錄。若曾肇。是也。或含糊取容。而不敢言。若陸佃。是也。皆再譴降。時舊史已盡改矣。

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。常從術士作軌革。畫一堂廡。庭中有明珠一枚。旁置碁局。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押得補外。

東坡在海外。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。坡題其扇云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或作朱端合破天荒。公弼求足之。坡云。候汝登科。當爲汝足。後入廣。被貢至京師。時坡已薨。乃謁黃門於許下。子由乃爲足之云。生長芸間已異芳。風流稷下古諸姜。適從瓊管魚龍窟。秀出羊城翰墨場。滄海何曾斷地脉。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錦衣他日千人看。始信東坡眼目長。

國朝宗室例除環衛。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。繼有登科者。然未有爲侍從者。宣和五年。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。繼而子漑亦除。八年。又除子櫟。宗室爲從官。自伯山始。然皆外任。未有任禁從者。紹興三年。始除子晝侍郎。皆子字也。然其他字號未有也。十八年。始除不棄侍郎。不字任禁從。自德夫始。

香泛釣筒萍雨夜。綠搖花塢柳風春。舒亶信道詩也。信道清才。而詩刻削有如此者。又有云。空外水光風

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。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。野花弄日一村香。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。千林霜重見松高。皆警句也。

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。征鴻摩月墮孤音。誠佳句也。但太工矣。

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。既還。快快不平。嘗內集分題賦詩。其女得蠟燭。有云莫訝淚頻滴。都緣心未灰。浮休有慙色。自是無復躁進意。司馬朴之室。浮休之女也。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。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。倚欄露泣海棠紅。或云便是詠燭者。

紹聖初。逐元祐黨人。禁中疏出。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。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。執政聚議。至劉安世器之時。蔣之奇頴叔云。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。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。劉某命好。且去昭州試命一迴。

杜子美玄都壇歌云。子規夜啼山竹裂。王母晝下雲旗翻。說者多不曉王母。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。中宣陳彥和言。頃在宣和間。掌禽苑。四方所貢珍禽。不可殫舉。蜀中貢一種鳥。狀如燕。色紺翠。尾甚多而長。飛則尾開。顛鼻如兩旗。名曰王母。則子美所言。乃此禽也。蓋遐方異種。人罕識者。子規夜啼山竹裂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。

鄱陽胡詠之朝散。生平好道。元符初。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。青巾葛衣。神氣特異。因揖而延之對飲。道人指取大白。滿引無算。曰。君有從軍之行。去否。胡竦然曰。當去。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。道

人曰。西陲方用師。好去。索紙書詩曰。濟世應須不世才。調羹重見用鹽梅。種成白璧人何處。熟了黃梁夢未回。相府舊開延士閣。武夷新築望仙臺。青雞唱徹函關曉。好卷游韓歸去來。授詠曰。爲我以此寄章相公。且曰。章相公好箇人。又錯了路逕也。詠叩其說。但云未可立談。詠問其姓名。亦不肯言。曰。吾早晚亦遊邊。可以復相見。夜艾。詠曰。先生可就此寢。曰。吾歸邸中。只在河下。乃拂衣去。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。皆云未嘗有道人。因告縣令。徧邑物色。竟無曾見者。詠至京師。見王副車。誥具告以此。欲持詩謁子厚。誥曰。慎不可。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。丞相得此。必堅請去。上必疑恠。詰其所以。然君且得罪。詠以爲然。徑趁姚幕。從取青唐。暨還闕。則子厚已去矣。他日子厚北歸。聞有此詩。就詠求之。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。乃錄寄之。子厚見詩。歎曰。使吾早得此詩。去位久矣。豈復有今日之事乎。方詠之在邊日。嘗至秦州天慶觀。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。近日方去矣。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。云。道人去時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。道人顧小童曰。吾且去。借筆書壁。候師歸示之。小童辭以觀新修。師戒勿令題。乃曰。煩貯火殿鑪。吾欲禮三清而去。旣而行殿後。砌下有石池。水甚清泚。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。石池清水是吾心。漫被桃花倒影沉。一到邽山空闕內。消閑塵累七絃琴。後題回字衆驚嘆。以爲必呂翁也。壁甚高。其字非手可能及。邽山卽秦山也。詠思弋陽所遇。有遊邊之約。豈非□斯人歟。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。

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。所謂小蓬萊也。蘇子瞻愛之。題其上云。東坡居士醉中觀此。灑然而醒。子瞻之意。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。醉則踞之。乃醒也。蔣穎叔過見之。復題云。荆溪居士暑中

觀此。爽然而涼。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。題其後云。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。一笑而去。張氏皆刻之。其石後歸禁中。

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。蟠腹中空。每焚香置爐邊。煙盡歸腹中。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。亦異物也。退之詩。風能折黃鶯。露亦染梨腮。魯直本亦作風稜露液。又與興元宴集詩云。莊漫華墨間。墨當作黑。華梁黑水惟梁州。興元。梁州也。

吳安中少年時爲堠子詩云。行客往來渾望我。我於行客本無心。喜爲人書之。

李商隱錦瑟詩云。莊周曉夢迷蝴蝶。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。藍田日暖玉生煙。人多不曉。劉貢父詩話云。錦瑟。令狐綯家青衣。亦莫能考。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。四句蓋形容四曲耳。

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。而梅尙存數枝。因作詩。時張無盡天覺被召。乃以詩投之云。桃花能紅李能白。春來何處無顏色。不應尙存一枝梅。可是東君苦留客。向來開處當嚴冬。桃李未在交游中。只今已是丈人行。勿與少年爭春風。無盡大加稱賞。

延安夫人蘇氏。丞相子容妹。曾子宣內也。有詞行於世。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。非也。

崇寧三年。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。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。宣和八年。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。而其季盧中除內相。皆兄弟相代於北扉。亦盛事也。

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。力卷雨來無歲旱。盡驅雲去放天高。客有傳示王介甫。嘆曰。有致君



澤民之志。惜乎不振也。

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。相與賦詩。而逢原先成。舉數聯。平甫未屈。至聞仰躋蒼厓顛。下視白日。徂夜半。身在高。若騎箕尾居。乃歎曰。此天上語。非我曹所及。遂闕筆。

襄陽有一曹掾。不爲郡將所禮。屢窘幾殆。一日掾被召。以詩上郡將而別之。有云。已覺目光在牛角。未信鞭長及馬腹。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。

蔡元度魯公在位。錫賚無窮。而用度亦廣。京師感慈寺修浮圖。題三千緡。時有吳鍊師者。丹陽人。辟穀修養。館於西園庵中。後有隙地。吳勸令蒔麥。既穫。頗厭狼籍。公見之。題詩於庵曰。塔緣便捨三千貫。月俸無贖一萬緡。却向西園課小麥。老來顛倒見愁人。

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。一日晝寢書室。蹶然而興。呼吏問曰。適有人投訟牒。自稱吳伴姑。吏曰。無有。斯須復夢如初。旣覺。復呼吏曰。倅廳庖舍在何所。其戶牖何向。吏具白之。卽命駕至彼。率倅同觀。指一隅。命錘發之。不數尺。得一婦人屍。倒植水中。衣履猶未敗。蓋前倅子舍之婢。因捶死瘞於此。人莫知之。因命具棺衾。薦以佛事。復夢婦人云。今免倒形。以就安宅。且將訴於陰府矣。感激而去。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。親見此事。

杜甫詩。東閣觀梅動詩興。遠如何遜在揚州。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。以本傳考之。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。南平王引爲賓客。掌書記室。薦之武帝。與吳均俱進。幸後稍失意。帝曰。吳均不均。何遜不遜。遜

卒於廬陵王記室。亦不言在揚州也。及觀遜有梅花詩。見於藝文類聚。初學記云。兔園標節物。驚時最是梅。御霜當路發。映雪擬寒開。枝橫却月觀。花遶凌風臺。朝灑長門泣。夕注臨邛杯。應知早凋落。故逐上春來。余後見別本。遜東海剡人。舉本州秀才。射策爲當時之冠。歷官奉朝請。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。揚州刺史。望高右戚。實曰賢主。擁彗分庭。愛客接士。東閣一開。競收楊馬。左席皆啓。爭趁鄒枚。君以詞藝早聞。故深親禮。引爲水部。行參軍事。仍掌文記室。云云。乃知遜嘗在揚州也。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。略去揚州爾。然東晉宋齊梁陳。皆以建業爲揚州。則遜之所在揚州。乃建業耳。非今之廣陵也。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。

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。書之絕異者。有太宗賜易簡御書。宋玉大言賦。并名真戒酒批答。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。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。雪晴寄山陰張侯帖。獻之秋風詞。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。唐褚遂良模本蘭亭。李太白天馬歌。賀知章醉中吟。張長史書逸人壁。顏魯公進文殊碑讚。李陽冰篆新泉銘。永禪師真草千文。齊己題贈。並皆真蹟。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。望五老峰圖。北齊舞鶴圖。閻立本醉士圖。吳道子六甲神。薛稷戲鶴。陳閔蕃馬。韓幹御馬。戴嵩牛圖。王維臥披圖。邊鸞雀竹。李將軍曉景屏風。李成山水。徐熙草蟲。黃荃墨竹。居寧翎毛。董羽龍水。劉道士鬼神。刁處士竹石。鍾隱乳兔。物之尤異者。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。贊皇父子石研。石兔。竹拂。連理拄杖。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。雷公斧。珊瑚筆架。玉連環。皆希世之寶。後皆散逸。或有歸御府者。今不知流落何處。

荆公退居金陵。蔣山學佛者俗姓吳。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。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。吳舉之復置於壁。公適見之。謂曰。乞汝歸遺父。數日公問幞頭安在。吳曰。父村老無用。貨於市中。嘗賣得錢三百。供父。感相公之賜也。公嘆息之。因呼一僕同吳。以元價往贖。且戒苟以轉售。卽不須訪索。果以弊惡猶存。乃贖以歸。公命取小刀。自於巾脚刮磨。粲然黃金也。蓋禁中所賜者。乃復遺吳。吳後潦倒。竟不能祝髮。以竹工居真州。政和丙申年。予嘗令造竹器。親說如此。時已年六十餘。貧窶之甚。亦命也。

呂溫卿爲浙漕。旣起錢濟明獄。又發廖明略事。二人皆廢斥。復欲網羅叅寥。未有以中之。會有僧與叅寥有隙。言叅寥度牒冒名。蓋叅寥本名曇潜。因子瞻改曰道潜。溫卿索牒驗之。信然。竟坐刑之。歸俗。編管兗州。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賊濫繫獄。人以爲菑人者。人必反菑之。

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。禁中以翠尾作帚。每幸諸閣。擲龍腦以辟穢。過則以翠尾掃之。皆聚。無有遺者。亦若磁石引針。琥珀拾芥。物類相感也。

中表錢渚子全。穆父之孫。蒙仲之子。三歲喪父。自少刻苦能立。好學有節操。何桌榜登科。卽丁母艱。及第十餘年。未嘗到官。試中學官。除濟南府教授。車駕駐蹕楊州。有薦權國子博士者。始入局。叅謁長貳。方茶疾作。仆地。輿歸。一夕而殂。竟無一日之祿。惜哉。命薄如此。可爲奔走躁圖之戒。

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。俗呼爲潑撒太尉。一日坐宮門。見釘校者亟呼之。命僕取弊履。令工以革護其首。工笑曰。非我技也。公乃悞曰。我謬也。誤呼汝矣。適欲喚一錮漏。俗呼骨路者耳。聞者大笑之。

王黼將明盛時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。以充玩好。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。中容米三四斗。其間題詠之字滿矣。李之儀端叔題云。觀此桃。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。信有之矣。今不知存否也。予嘗觀洽聞記云。吐谷渾桃如大石甕。豈非此桃也耶。

# 墨莊漫錄卷之二

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。人之好惡。固自不同。杜子美在蜀作悶詩。乃云捲簾惟白水。隱几亦青山。若使予居此。應從王逸少語。吾當卒以樂死。豈復更有悶乎。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。人方憂愁。亡聊。雖清歌妙舞滿前。無適而非悶。子美居西川。一飯未嘗忘君。其憂在王室。而又生理不具。與死爲隣。其悶甚矣。故對青山。青山悶。對白水。白水悶。平時可愛樂之物。皆寓之爲悶也。約之處富貴。所欠二物耳。其後竄斥。經歷崎嶇險阻。必悟此詩之爲工也。

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。面臉照人元自赤。眉毛覆眼見來烏。王立之詩話云。元自見來。皆俚語也。杜子美詩云。鑠石藤稍元自落。倚天松骨見來枯。坡句法此。而謂之俚語。立之未之思耳。

建炎改元冬。予閑居楊州里廬。因閱太平廣記。每過予兄子章家。夜集談記中異事。以供笑語。時子章館客。天長解養直剛中。因言頃聞一異事。云元符末年。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。有民自地間湧出。耕者見之。驚惶棄犁而走。則斥逐擊之不得走。執耕者及縣。縣吏遇之。輒毆縣吏。吏皆散走。見縣令馬敦古。又毆令。令亦走。俄而仆於庭。奄然一土偶人也。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。所謂勾芒神者。於是共舁出之。未幾復有至者。亦事皆同。日十數。至不能禦。官吏皇恐。令不敢復視事。居若干日。有物人類蓬首。黑而燧肥。降令舍。莫知其所從來。令罔測。乃曰。爾無庸恐。我爲爾盡食芒兒矣。爾恭事我。乃汎灑廳事之東。

室居之。凡十餘人。其長者自稱天神。其次曰王褒李貴。其餘有姓名。有婦人二。曰雲英月英。日謹伺候。供億其飲食。嘗闔戶自竇中出入。有所須召。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。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。事之甚嚴。自是土恠不至。民亦以其無他。用止恠。頗安焉。令尤德之。久之。提點刑獄程棠行縣。問令所以。室中遽呼曰。王褒爲我傳語。提刑適贈詩。不省已得乎。置吏以告。棠起立曰。某適至此。已晚不敢見也。所賜詩者。實未得。吏去復至曰。詩在提刑汗衫上。袒視之。果然。乃不敢復語。相與遽起。先是。涇州都巡檢侯恩老矣。其爲人剛方不撓。好面折人。一州號爲木強。自聞見恠。獨心常易之。方棠巡按時。恩如州界。方奉迎。從至縣。恩以職事。從在縣衙。獨據胡牀坐廳事。傍俄有物自東隅來。階下兩手扳塔基。首與塔平。徐過。恩坐。恩徒手搏得之。號掣不放。觸其體若冰石。有力能反曳人。恩素有力。一手捽其領。捩左手著胡牀。從之。卒不放。至所謂恠室者。兩足入戶內。引恩手。憂戶頰。久乃放之。一縣大驚。令尤恐。失舉止。往來語曰。都巡檢敗我事矣。棠亦愈息。恐徘徊。夜中不聞有聲。棠乃歸宿於縣驛。明旦。棠盛服至上。謁令灑掃。設香案以俟。恩亦戎服待事。謁入不出。日高稍稍摩戶視。聞其無人。室中凝塵尺餘。亦不見有人迹。令猶愕曰。竟爲都巡所悞。禍至若何。恩曰。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。何禍爲。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。廳壁間得細書一行。云。侯公正直。予等謹退。自後恠遂兩絕。侯公者。開封人。字澤之。有子名傳。爲天長巡檢。常爲人言此。曰。某是時侍親涇上。目所見也。傳又曰。今天長尉賈壇時亦待其父在焉。解生聞此事。於巡檢後。賈尉亦能言之。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。不疑尙有缺者。皆幼不記也。異哉異哉。

杜子美秦州詩云。馬驕珠汗落。胡舞白題斜。題或作蹄。莫曉白題之語。南史。宋武帝時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。莫知所出。裴子野云。漢穎陰侯胡白題將一人。服虔注曰。白題。胡名也。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。此其後乎。人服其博識。予常疑之。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。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氍毹也。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。胡人多爲旋舞。笠之斜似乎謂此也。

周昕大夫居鄧州。父中散卒數十年矣。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。謂曰。我且爲羊。今在某氏屠肆。五更卽死。當速見贖。烏頭者卽我也。覺而語昕。以爲夢中語。勿信也。斯須復夢於昕。時以四更鼓。亟遣僕推門。以至屠家。且問有烏頭羊否。屠伯云。適有一頭。僕曰。幸勿殺。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。乃倍直牽歸。視昕有喜色。遂養之。每昕自外歸。徑趨懷中。得食已。如是者數年。羊乃死。

王定國寄詩於東坡。答書云。新詩篇篇皆奇。老拙此回真不及矣。窮人之具。輒欲交割與公。魏道輔見而笑曰。定國亦難作交代。祇是且權攝耳。

仁宗嘗問孝肅包公。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。公悉考以對。以謂三代雖盛。其戶莫得而詳。前漢元始二年。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。後漢光武兵革之後。戶四百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。永壽三年。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三。國鼎峙。版籍歲減。才百四十餘萬。晉武帝平吳之後。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。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。多者不過三倍。隋文帝大業二年。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。唐初。戶不滿二百萬。高宗永徽元年。增至三百八十萬。明皇天寶十三年。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。自安

史之亂。乾元已後。僅滿一百二萬。武宗會昌中。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。降及五代。四方竊據。大約各有數十萬。太祖建隆之初。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。開寶九年。漸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。太宗至道二年。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。真宗天禧五年。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。陛下御宇以來。天聖七年。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。慶曆二年。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。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四。拯以謂自三代以降。跨唐越漢。未有若今之盛者。拯又言。蚩蚩之生。聚蕃息衰。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。陶化。明主知其然也。必薄賦歛。寬力役。救荒歉。三者不失。然後幼有所養。老有所終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。以致其盛。遂與之休養。則可封之俗。不祇二帝之盛矣。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。夜讀公奏錄節出。嗚呼。盛德之語哉。

梓州織八丈濶幅絹。獻宮禁。前世織工所不能爲也。

茄根并枝暴乾。燒作灰爲香煤。甚奇。能養火延夕。

予嘗自製鼻觀香。有一種蕭灑風度。非閩韓間惱人破禪氣味也。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。取榿楂液漬之。過一指之曰泣其液。降真香半兩。以建茶鬪品二錢七作漿。漬一日。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。火煨少時。丁香一錢。鮮極新者。不見火。玄參二錢。鮮去塵埃密燻令香。真茅山黃連香一錢。白檀香三錢。麝半錢。婆律一錢。焰硝一字。俱爲細末。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。密器收之。燒暗極燉火。

題跋最爲難事。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。不可使斯民有此色。



唐來鵬有觀讖會夫人詩云。回眸綠水波初起。合掌白蓮花未開。嘉祐中有王永年者。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。得監金耀門書庫。永年嘗置酒延卞繪。出其妻間坐。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。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。可謂善體物者也。然意亦取鵬之詩云。

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。以賜宮人慶奴云。風情漸老見春羞。到處消魂感舊游。多謝長條似相識。強垂煙態拂人頭。想見其風流也。扇至今傳在貴人家。

洛中花工宣和中。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。次年花作淺碧色。號歐家碧。歲貢禁府。價在姚黃上。嘗賜近臣。外廷所未識也。

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。五至省闈皆不捷。嘗夢廷試而無試卷。甚惡之。晚以八行舉。詔免廷試。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。以通直郎終。

崇寧中。初興書畫學。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。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。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。上賜白金十八笏。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。號宣和御覽。宸翰序之。詔丞相蔡京跋尾。芾亦被旨預觀。已而出知無爲軍。復召爲書學博士。便殿賜對。詢逮移晷。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。旣退。賜御書畫扇各二。遂除春官外郎。人以爲榮。十八笏蓋戲之耳。

宣和癸卯。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龜山。得一石長四丈有奇。廣得其半。玲瓏嵌空。竅穴千百。非雕刻所能成也。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。世傳白樂天手植也。創造二大舟。費八千緡以獻。時常潤開河渠淺。

澀重載不前。乃先繪圖以聞。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。時人莫不目擊。余時初至吳中。亦獲一觀。是秋方至京師。置於良嶽。

田衍魏泰居襄陽。郡人畏其吻。謠曰。襄陽二害。田衍魏泰。未幾。李豸方叔亦來郡居。襄人憎之。曰。近日多磨。又添一豸。

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。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。定國死。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。以獻章獻。或云禁中。

喻陟明仲。睦州人。持節數部。政績藹著。雅善散隸。尤妙長笛。每行按至山水佳處。馬上臨風。快作數弄。殊風流蕭散也。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。寄張芸叟。和寄云。越客思歸黯不平。閑持長笛寫秦聲。羨君氣海如斯壯。博我詞鋒孰敢爭。江上梅花開又落。隴頭流水咽還驚。豈知不寐鱖魚眼。獨坐山堂對月明。又手帖云。舜民已三請外。若得西道一局。再記舊德。便冀掃榻。更需洗水晶杯也。水晶杯。明仲珍惜物。非佳客不出。故芸叟戲云。

壽春村。農晚耕於野。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。毛羽紺翠。天明卽見。心頗異之。一日。偶拈石擊之。正中其一。□隕地。視之。乃青銅雀。已折矣。因於其下斲之。不數尺。得銅香爐。蓋上一雀四足。□而闕其一矣。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。工製簡樸。亦無他異。

魏泰道輔。自號臨漢隱君。著東軒雜錄。續錄。訂誤詩話等書。又有一書。譏評巨公偉人闕失。目曰碧雲暇。

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。西域貢名馬。頸有旋毛。文如碧雲。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。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。實非聖俞所著。乃泰作也。

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。大者如拳。破之色如黛。味甘如蜜。餘瓜莫及。頃歲貢之。以其子蒔他處。卽變而稍大味亦減矣。

康節邵先生堯夫。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。推園中牡丹云。某日某時當毀。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。日向午。花方穠盛。客頗疑之。斯須兩馬相蹏。絕銜斷轡。自外突入。馳驟欄上。花果毀焉。嘗言天下（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。章子厚爾。而君實不肯學。子厚不可學也。臨終焚其書不傳。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。）

唐暨潛亨質。肅公猶子。余母之舅也。早退隱居襄陽。著春秋政典。以周官定臧否。鄒志完爲序。娶陳氏。蜀人。令德純茂。尤工文章。大觀中。先君爲郡學官。代還時。以詩送別。余母一云。念別每驚魂。流年多病身。惟我延陵子。情真意更親。分携無淚盡。望遠起愁新。老眼將何暖。音書不厭頻。二云。雪意亂江雲。江梅漸放春。鴈歸人去後。愁與歲華新。策路君方振。園居我豈貧。惟餘憂我念。相憶莫沾巾。

宣和間。宮中重異香。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。褐香軟香之類。篤耨有黑白二種。黑者每貢數十觔。白者止三觔。以瓠壺盛之。香性熏漬。破之可燒。號瓠香。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。黑者三十千。外廷得之。以爲珍異也。又貢異物。圓如龍眼。實色若綠葡萄。號貓兒眼睛。能息火。燃炭方熾。投之卽滅。又云。能解

蠱毒之藥。前世所紀異物多矣。未聞此種也。

荔枝皮不可燒。其香引屍蟲。

瑞香花其香清婉。在餘花上。窠株少見大者。襄陽唐表舅家一株。面濶一丈二三尺。婆婆如蓋。下可坐胡牀。趙旣季西知襄陽。欲取之。竟不與也。兵火之後。不復存焉。豈歸園苑耶。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岩間。附石生一株。高二三丈。下可坐。上客不可移也。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。芬芳極短。不如天生者。其香瀰鬱清烈也。不十年卽瘦悴就稿矣。

顧臨子敦爲翰苑。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。使我爲之不難。當出其上。子瞻戲曰。君作尹須改姓。顧曰。何姓。曰。姓茅。喚作茅廣漢。

禹餘糧石形似多恠。礪礪百出。或正類蝦蟇。中空藏白粉。去其粉。可貯水作研滴。出鼎州祗闍山者多此類。他亦有之。然不及也。長老祖秀曇頌說。

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。故名縮砂湯。曰荀令湯。朱雲喜直言切諫。苦口逆耳。故名三稜湯。曰朱雲湯。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。以廉節稱。臥病不起。家四壁立。二女賢甚。趙清獻公守成都。率僚屬以俸助之。二女辭不受。力拒之云。豈敢以此汚先君之清德。趙倅成伯篤意勉之。遂納於公字之東廡。旣行。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。付之守禦吏。無毫髮所損。二女潔如此。文章議論。士夫所不逮也。後數年。清獻皆以子姪妻之。

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。熙寧十年爲大遼生辰國信使。在虜中適遇冬至。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。北朝曆後一日。北人問公孰是。公曰。曆家算術小異。遲速不同。謂如亥時。節氣當交。則猶是今夕。若踰數刻。卽屬子時。爲明日矣。曆家布筭容有遲速。或先或後。故有一日之異。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。虜人深以爲善。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。使還奏之上。喜曰。朕思之。此最難處。卿之所對極中事理。

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。云柳子厚所作非也。乃王銍性之僞爲之。其梅花鬼事。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編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。又作雲仙散錄。尤爲恠誕。殊悞後之學者。又有李默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。皆王性之一手。殊可駭笑。有識者當自知之。

黃寔師是弟宰方叔。坐上書譏訛事。下御史。時相欲寔極典。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。時禁中已焚其書。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。有云。蔡京姦邪。用之誤國。童貫閹官。祇可灑掃宮廷。不宜預廟謀密筭。刪去謗訕之語。遂得寬貸。時相猶忿欲寔決。彥濟復爭之。迺流海島。後數年。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。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。徽宗忽顧左右曰。寔有弟。今在何處。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。卽日內批與量移。後遇赦放還。獲終於家。

張稚圭元老。荆公客也。爲江東漕。攝金陵府事。嚴酷鮮恕。喜與方士游。門下嘗數客。一日行郡圃。老卒項繫念珠。公曰。汝誦經乎。卒曰。數息爾。公異之。呼至室內。問其所得。論養生吐納內丹。皆造精微。又曰。運使平生殊錯用心。酷虐用刑。非所以爲子孫福。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。此曹特覬公賄耳。公曰。能傳我

乎。卒曰：正欲授公，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，當以傳。公初亦難之，不得已許焉。既歸，與魚軒劉儀之。劉曰：不可。公以嚴毅，人素苦之。夜中獨出，事有不測，奈何？太夫人微聞之，潛鎖其寢室，竟不得出。黎明視事，衙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。公大悵惋，數月感疾遂卒。

舒信道謫居四明，幾二十年，獨以詩爲樂，嘗得句云：春禽得意千般語，澗草無名百種香。自喜之。既而曰：此聯可入箋注，不可以示人，遂改去不用之。

東坡先生知楊州，一夕夢在山林間，忽見一虎來噬，公方驚怖，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，叱虎使去。明日有道士投謁曰：昨夜不驚畏否？公曰：鼠子乃敢爾！本欲杖汝脊，吾豈不知子夜術耶？道士駭惶而退。子友人相訪，指案間荆公日錄曰：僕不喜閱此書，予問其說，客曰：凡稱上曰某事如何，則言予曰不然，凡稱某事予則曰如何，則言上曰極是，此尤可笑也。

濠州州宅含桃閣下，因斲土得一石匣，始疑中藏金玉，開之得巨編數帙，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。乾興元年，向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，瘞此書於閣下，中有銘曰：自朱矯命，終紫遊位，二十四年，一十三帝，興亡行事，魚貫珠綴，瘞藁於斯，如地之利，此書亦行於世。

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：懼夫子之獨立，而矢來無鄉，乃作女蘿施於木末，婆婆成陰，與世宴

息，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，少有能說者。後因觀韓非子，有云：矢來有鄉，鄉方也，有則積鐵以備一鄉，謂

鐵於身，以備一處，即甲之不全者。矢來無鄉，則爲鐵室以盡備之。謂甲之全者，自首至足，無不有鐵，故曰鐵室。備之則體無傷，故彼以盡備之。

不傷。此以盡敵之無姦也。言君亦當盡備於臣。皆所防。聚則姦絕也。山谷用事深遠。此點化格也。不知者豈知其工云。

王逢原作假山詩云。鯨牙鯢鬣相摩捽。巨靈戲撮天凹突。舊山風老狂雲根。重湖凍脫秋波骨。我來謂恠非得真。醉揭碧海瞰蛟窟。不然禹鼎魍魅形。神顛鬼脅相撐揆。夏倪均父爲予言。此詩奇險。不蹈襲前人。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。非筆力豪放不能爲也。

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迂。久處閑散。宣和初。自唐州方城召還。提舉寶籙宮。未幾執政。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。居西第。迺與謙叔釋憾。一日。觴於西園。主禮勤渥。元長作詩見意云。一日趨朝四日閒。荒園薄酒願交驩。三峰峴起無平地。二派爭流有激湍。極目榛蕪惟野蔓。忘憂魚鳥自波瀾。滿船載得圭璋重。更掬珠璣洗眼看。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。蓋有激而云。時罷政未久。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也。

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出堂前。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。謂之歐公柳。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。別來幾度春風者。薛嗣昌作守。相對亦種一株。自榜曰薛公柳。人莫不嗤之。嗣昌既去。爲人伐之。不度德有如此者。

漢宮香方。鄭康成注。沉水香二十四銖。著石蜜復湯鬻。銅鐵鑿皆病香。以指嘗試。能飲甲則已。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水。末。如蜜房。色澤正黃可減甲。以寒水炭四焙之。青木香十二之一。可酌損之。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。青木香用二錢。合擣如糜。沉水蜜。煙黃而氣鬱。投初鬻蜜中。媒使相悅。闕以黃整蜜隙培不津地。葬之一月中許出之。投龍腦六銖。麝損半。一爐注如芡子。薰鬱鬱略聞百步中人也。今太官加蜜。蠟紅螺如麝。外家効之以殊勝。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。

意其失古語。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。有此法。改正十餘字。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。數字甚妙。予恐失之。因附於此。

予在楊州。一日獨遊石塔寺。訪一高僧。坐小室中。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。炷之。覺香韻不凡。與諸香異。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。僧笑曰。此魏公香也。韓魏公喜焚此香。乃傳其法。用黑角沉半兩。麝金香一錢。一字。麩炒丁香一分。上等蠟茶一分。碾細分作兩處。麝香當門子一字。右先點一半。茶澄取清汁。研麝漬之。次屑三物入之。以餘茶和半盞許。令衆香蒸過。入磁器有油者。地窰窰一月。

荆公病革甚。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。劉曰。公之病不可爲已。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。前二人執旛。旛面有字。若金書然。左曰中函法性。右曰外習塵紛。元度自言如此。或者又云荆公臨薨。頗有陰譴恠異之事。與此不同。未知孰是。

世傳呂公得道之士。唐僖宗時進士。能作詩。傳者僅百首。往往賣墨世間。毗陵士人姓邵。忘其名。善談易。衆請講於佛舍。至小畜。有墨者。青巾布衣。褰幃直入。邵惡之。掩卷而問曰。何來。曰。賣墨耳。適聞講易。至小畜。其說非是。邵驚。遽揖之坐。墨者脫履置案上。取墨一丸。曰。此墨價十千。一坐皆笑。墨者納履。取硯。漱之。試墨。置日影中。貯墨而出。曰。抵暮復來。當知十千非貴也。邵且笑且駭。少頃視硯墨之所濡。徹底爲黃金。與日影相耀。邵惋恨不已。必呂公也。

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。而雌爲猫所斃。雄啁哳久之。翻然而逝。少選一雌偕來。共哺其子。明日有雛墜。



夫。地。至。晚。羣。雛。畢。死。取。視。之。滿。吭。皆。卷。耳。實。蓋。爲。雌。所。毒。也。嗟。乎。禽。鳥。嫉。其。前。雛。一。至。於。此。而。終。不。悟。悲。



# 墨莊漫錄卷之三

明州士人陳生。失其名。不知何年間。赴舉京師。家貧。治行後時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。欲航海至通州。而西焉。時同行十餘舟。一日。正在大洋。忽遇暴風。巨浪如山。舟失措。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。獨相寄之舟。人力健捷。張篷隨風而去。欲葬魚腹者屢矣。凡東行數日。風方止。恍然迷津。不知涯涘。蓋非常日所經行也。俄聞鍾聲。春容指顧之際。見山川甚邇。乃急趨焉。果得浦溆。遂維疇近岸。陳生驚悸稍定。乃登岸。前有徑路。因跬步而前。左右皆佳木蒼蔚。珍禽鳴弄。行十里許。見一精舍。金碧明煥。榜曰天宮之院。遂瞻禮而入。長廊幽閒。寂無譁聲。堂上一老人。據牀而坐。龐眉鶴髮。神觀清臞。方若講說。環侍左右。皆白袍烏巾。約三百餘人。見客皆驚。問其行止。告以飄風之事。惻然憫之。授館於一室。懸錦帳。乃饌客焉。器皿皆金玉。食飲精潔。蔬茹皆藥苗。極甘美而不識名。老人自言。我輩皆中原人。自唐末巢寇之亂。避地至此。不知今幾甲子也。中原天子。今誰氏。尚都長安否。陳生爲言。自李唐之後。更五代。凡五十餘年。天下泰定。今皇帝趙氏。國號宋。都於汴。海內承平。兵革不用。如唐虞之世也。老人首肯嘆嗟之。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。因問二人。此何所也。老人爲誰。曰。我輩號處士。非神僊。皆人也。老人唐丞相裴休也。弟子凡三等。每等一百人。皆授學於先生者。復引登山觀覽。崎嶇而上。至於峻極。有一亭。榜曰笑秦。意

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。二人遙指一峰，突兀干霄，峰頂積雪皓白，曰：此蓬萊島也。山脚有蛟龍蟠繞，故異物畏之，莫可犯干也。陳生留彼久之，一日西望，浩然有歸思，口未言也。老人者微笑曰：爾乃懷家耶？爾以夙契得踐此地，豈易得也？而乃俗緣未盡，此別無復再來矣。然爾既得至此，吾當助爾舟楫，一至蓬萊，登覽勝境而後去。遂使具舟，倏已至山下。時夜已暝，曉見日輪晃曜，傍山而出，波聲先騰沸，洶湧澎湃，聲若雷霆，赤光勃鬱，洞貫太虛，頃之天明，見重樓複閣，輦飛雲外，迨非人力之所爲，但不見有人居之。唯瑞霧葱蘢而已。同來處士云：近世常有人迹至此，羣仙厭之，故超然遠引，鴻濛之外矣。唯呂洞賓一歲兩來，臥聽松風耳。乃復至老人所，陳生求歸甚力，老人曰：當送爾歸，山中生人，夔甚大，多如人形，陳生欲乞數本，老人曰：此物爲鬼神所護惜，持歸經涉海洋，恐貽禍也。山中良金美玉，皆至寶也，任爾取之。老人再三教告，皆修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，仍云：世人慎勿臥而語言，爲害甚大。又云：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，當循習之。陳生再拜而辭，復令人導之登一舟，轉盼之久，已至明州海次矣。時元祐間也。比至里門，則妻子已死矣。皇皇無所之，方悔其歸，復欲求往，不可得也。遂爲人言之，後病而狂，未幾而死。惜哉！予在四明，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，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，求其本不獲，乃以所聞書之。

陸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，歙州生麟，卽死。後十日，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，山東北有洞，乃舍麟而登。入二武士執而問之，世寧以實對，且言幸得放還，當有重報。一武士笑曰：誤矣。吾卽歙州某橋南停紙。

朱慶也。與子不熟。頗識其面。此洞有三堂四室。試令子觀之。遂引而前。中堂垂簾。曰。此堂待陳公文帳。堆壘。吏不敢登。左堂簾捲其半。慶曰。天符已差。羅浮天王居此。諸司往迓矣。旣昇有牌。牌有三字。世寧惟記一定字。右堂無簾。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。吏數十輩隨之。二武士止世寧立。世寧熟視。卽尙書彭公汝礪也。遽出拜之。公勞之曰。近到饒州否。曰。去歲到饒州。公無恙。公何以至此。公曰。吾位高。不當治獄。以吾最知本末。故受命至此。汝何能來也。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。公曰。獸今安在。二武士趨出。曰。介獸誤取去。公曰。杖之百。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。領世寧欲去。世寧曰。願一觀四室。不敢泄於人。公遂巡首肯。一吏持鑰而下。引世寧往。開東室。有十餘人。露首愁坐。竹器數十。封鑰甚固。旁有金帶十餘條。持鑰者復開一室。架大木於兩楹之間。有宦者九人。亦露頂蹲踞其上。見人皆泣下。持鑰者未嘗少佇。世寧請入他室。持鑰者曰。西有貴臣閣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。法嚴不可輒近。言未旣。忽有聲如雷震。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。火舌電目。口鼻氣出如煙。世寧懼而走。持鑰者曰。東將入西室矣。此類甚多。豈可近耶。世寧因問何以至是。曰。吁。吾姓嚴。前唐宦者。親見當時中官勢盛。士人知有中官。不知有朝廷。吾私竊笑而薄之。有能言中官太盛者。吾必起嗟嘆。嘗聞近代亦然。業力所招也。世寧不盡記。大略如此。復往謝彭公。則堂已虛矣。世寧不敢問。心動求出。持鑰者復曰。吾在此司無過。卽世後。凡三領江淮要職。此事了。則吾爲地下主者矣。汝到人間。爲吾誦金光明經。具疏燒與嚴直事。吾能報汝。世寧拜辭。獨與武士出洞。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。下而揖世寧。撫麟乃石也。慶曰。山高不可陟。遵河甚徑。

煩語慶家人。靳黃間卜居甚善。鄉中當大亂。慶亦自以夢報。得子言。當信而不疑也。一武士曰。金光明經亦望垂賜。得免追取之勞。幸矣。世寧曰。仍爲公等設醮及水陸。二人以手加額。世寧曰。此洞何名。慶曰。洞名金源。司名某。凡四字。世寧不曉而問之。忽失足墜河而寤。汗浹背。病瘥三日而愈。其後歛人稍聞之。

宣和改元。揚州學吏嚴清。晝寢。夢人叩門呼之。清一手挈帽以趨。見植牌於康莊。清不暇讀。斯須入一門。兵衛森然。吏引造庭。鞠躬曰。嚴清至。清戰汗伏不能拜。自上擲一巨板。縱橫萬釘。布如碁局。斜倚於階。傳呼令上。一人袞冕而坐。紫衣侍左。朱衣侍右。清竊視之。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尙書極也。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。尙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。對曰。清學吏耳。茶鹽法所不知。又問學法更張否。對曰。仍舊。但近日興建道學。遂命朱衣取簿。令清自閱其姓名。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。其下有細書。若功與過。中有識者。中一葉乃清姓名。細書極少。尙書曰。後十旬汝當來此。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。以手排之。壁閒見衆罪人。雜老幼男女。或血污其衣。帶繫其頸。悲哀愁苦。幽咽墮淚。可畏可憐。紫衣復導清出。尙書曰。汝當治此獄。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。清遂巡攝衣循板而下。吏以手招清使出。清過舊路。仰視其牌。書曰。辨正司。旣寤。言其事於教官錢相良仲。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。未幾盛怒間暴得疾。一夕而卒。清後臥病果死。楊人多知之。予數詢鄉人。乃得其詳。

秦少游侍兒朝華。姓邊氏。京師人也。元祐癸酉歲納之。嘗爲詩云。天風吹月入欄杆。烏鵲無聲子夜閒。織

女明星來枕上了。知身不在人間。時朝華年十九也。後三年。少游欲修真。斷世緣。遂遣朝華歸父母家。貧以金帛而嫁之。朝華臨別泣不已。少游作詩云。月霧茫茫曉柝悲。玉人揮手斷腸時。不須重向燈前泣。百歲終當一別離。朝華既去二十餘日。使其父來云。不願嫁。却乞歸。少游憐而復取歸。明年少游出倅錢唐。至淮上。因與道友論議。歎光景之過。歸謂華曰。汝不去。吾不得修真矣。亟使人走京師。呼其父來。遣朝華隨去。復作詩云。玉人前去却重來。此度分攜更不迴。腸斷龜山離別處。夕陽孤塔自崔嵬。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。少游嘗手書記此事。未幾遂竄南荒去。

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、吳長文、王禹玉、同直玉堂。嘗約五十八歲卽致仕。子華書於柱上。其後過限七年。方踐前志。作詩寄子華曰。俗諺云。也賣弄得過裏。其詩曰。人事從來無處定。世塗多故踐言難。誰知穎水閒居士。十頃西湖一釣竿。

劉貢父詩話云。文士用事誤錯。雖爲缺失。然不害其美。杜甫詩云。功曹無復漢蕭何。按光武紀。帝謂鄧禹曰。何以不掾功曹。又曹參嘗爲功曹。云。鄴侯非也。貢父之意。直以少陵誤耳。然後漢高紀云。單父人呂父善沛令。辟仇從之客。因家焉。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。皆往賀。蕭何爲主吏。主進。令諸大夫曰。進不滿千錢。坐之堂下。云云。注孟康曰。主吏。功曹也。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。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。

嘉州凌雲寺大像記。章臯文。張綽書。其碑甚豐。字畫雄偉。頃於潘義榮處見之。

閩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。前後人莫敢取視者。有一太守之子。必欲開之。人勸之不從。竟取之。乃三





未見以楊梅爲粽。徐公乃守歲詩。楊梅夏熟。歲暮安有此果。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。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饌。故借言之耳。

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。政和甲午歲。趙霆始貢水於上方。月進百樽。先是。以十二樽爲水式。泥印置泉亭中。每貢發。以之爲則。靖康丙午罷貢。至是開之。水味不變。與他水異也。寺僧法皞言之。

北京歷沙寺梨。謂之御園。其栽接之故。先植棠梨木與棗木相近。以鷲梨條接於棠梨木上。候始生枝條。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。度接活梨條於其中。不一二年。卽生合。乃斫去棗之上枝。又斷棠梨下幹根。脈卽梨條已接於棗本矣。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。頃又見北人云。以胡桃條接於柳本。易活而速實。章聖時煉丹一爐。在翰林司金丹閣。日供炭五秤。至熙寧元年。猶養火不絕。劉表延仲之父。被旨裁減百司。此一項在經費之數。有旨罷之。其丹作鐵色。詔藏天章閣。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。煉丹一爐。養火數十年。丹成不敢服。時張芻聖民守南都。羸瘠殊甚。聞有此丹。堅求餌之。安道云。不敢吝也。但此丹服火之久。不有大功。必有大毒。不可遽服。聖民求之甚力。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。且戒宜韜藏。慎勿輕餌。聖民得之卽吞焉。不數日。便血不止。五臟皆糜潰而下。竟死云。二事聞之。劉延仲。

宣和間。有旨蘇軾追復職名。時衛仲達達。可當行詞。因戲之云。達可宜刻意爲此詞。蓋須焚黃耳。聞者莫不大笑。

許道寧京兆人。少亦業儒。性頗跌宕。不羈。畫山水法李成。獨造其妙。可與營丘抗衡。亦工傳神。每見人寢。

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。識者皆笑之。爲其人毆擊之。碎衣敗面而竟不悛。後遊太華。見其峰巒巖崖。始有意於山水。清潤高秀。穠纖得法。不愧前人矣。杜祁公帥長安。道寧恃其技犯公。公怒捕之。道寧懼。欲竄避。或謂道寧曰。杜公嚴毅。汝乃干犯。汝將何之。雖走夷狄。必獲汝矣。時种師誼守環州。道寧乃往投誼。杜公聞之笑曰。道寧真善自爲謀者。乃貽書种公。俾善遇之。在環歲餘。乃歸。環學從祀弟子。乃道寧所作筆也。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。真絕品也。亡於兵火。惜哉。長安涼樹大扉面。亦道寧所作。殊奇偉也。

晁無咎謫玉山。過徐州時。陳無已廢居里中。無咎置酒。出小姬娉娉舞梁州。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。云。娉娉裊裊。芍藥稍頭紅樣小。舞袖低回。心到郎邊客已知。金樽玉酒。勸我花前千萬壽。莫莫休休。白髮簪花我自羞。無咎嘆曰。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。及爲梅花賦。清豔殆不類其爲人。無已清通。雖鐵石心腸。不至於開府。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。

元祐六年七夕日。東坡時知揚州。與發運使晁端彥。吳倅晁無咎。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。較其高下。以塔院水爲勝。

玫瑰油出北虜。其色瑩白。其香芬馥。不可名狀。用爲試香。法用衆香煎煉。北人貴重之。每報聘。禮物中祇一合。奉使者例獲一小甕。其法秘不傳也。宣和間。周武仲憲之使虜。過磁州時。葉著宣遠爲守。祝周云。回日願以此油分餉。旣反命。以油贈之。葉云。今不須矣。近禁中厚賂虜使。遂得其法。煎成賜近臣。色香

勝北來者。婦翁蔡京新寄數合。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。今反獻一合。周亦不受也。北人方物不過一合。貴惜如此。而貴近之家。贈遺若此之多。足知其侈靡之甚也。

蔡肇天啓久官京師。日有藪澤之思。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。極有清思。因授李伯時。令於餘地加遠水。歸鴈作扁舟。以載天啓。及題小詩曰。鴻鴈歸時水拍天。平岡老木尙寒煙。付君餘地安漁艇。乞我寒江聽雨眠。伯時嬾不能竟。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。以示宗子令猷。卽取筆點染如詩中意。天啓見之。愛其佳。後天啓汎舟宿橫塘。遇雨閉篷而臥。夜分不寢。聞歸鴈聲。因復爲詩云。平野風煙入夢思。殷勤作畫更題詩。扁舟臥聽橫塘雨。恰遇江南歸鴈時。此畫後入貴家。予嘗見之。渺然有江湖之思。

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。黃魯直云。大爲佳作。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。魯直讀之云。司馬子長復出也。王逢原作過唐論。介甫云。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。而馳騁過之。

裴鏘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。嘗書唐韻鬻之。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。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。乃彩鸞所書。亦異物也。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□旋風葉。字畫清勁。人家往往有之。

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。虜兵陷平江府。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。泊舟馬鞍山下。湖邊吏方用印。忽有風旋轉入舟。印與文移盡卷墮水。相視駭愕。使水工採之不獲。望懼北兵之來襲也。欲亟走屯惠通鎮。爲失印所撓留。吏求之。吏禱於馬鞍山神曰。靜濟侯者曰。苟不獲。且將得罪。必焚廟而行。縣宰亦懼。乃作堰捍水。以踏車涸之。畚插如雲。繫數尺始得之。已淪於泥中矣。

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。好事者戲目之爲館職裏行。

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。皇天后土。鑒平生忠義之心。名山大川。還千古英靈之氣。

兵部郎中莫卞居場屋日。因赴浙漕。夢人就旅邸報姓名。莫人作狀元。卞出迎之。乃云名儔。非卞也。時卞已投卷。是舉登科。明年得子。因名儔。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。卞對賀客言之。

朱勗喪父。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章。回得報應。但見金甲神人拔劍叱云。朱勗父子罪惡貫盈。上天不赦。汝焉得爲拜章。彥真不敢言於勗。私爲親密者道。不踰三年勗敗。

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。至夜卽入一室判冥。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。因目爲李見鬼。去替密邇會集同官。出二子拜縣尉陳噩。噩不敢當。乃云。去僞老矣。不及見公之貴。若長子儔。雖自成立。不能遠大。次子僖。異日與公有恩契。當令今日先識面耳。衆皆罔測。政和初。噩爲司勳郎官。主銓試。文僖中乙授西京偃師簿。又三年爲噩婿。果符恩契之言。噩終徽猷閣待制。僖終朝請大夫。儔登科。未及祿而卒。崇寧間。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。得葦一叢。共煮食之。至夜發吐。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。遂愈。其二人不噉者吐至死。鴛鴦草藤蔓而生。黃白花對開。傍水依山。處處有之。治癰疽腫毒尤妙。或服或傳皆可。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。本草名忍冬。

山谷詩云。爭名朝市魚千里。予問諸學士。魚千里。多云。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。法池中作九墩。然初無千里字。心頗疑之。後因讀關尹子云。以盆爲沼。以石爲島。魚環游之。不知其幾千萬里。不窮也。乃知

前輩用事如此該博。字皆有來處。

班行李質。人材魁岸磊落甚偉。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爲對。竟無可儷。當時同列目爲察隻子。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爲察隻。建炎三年擢權殿帥。

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。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。其一云。憶昔持風憲。防微意獨深。一時經國慮。千載愛君心。坤道存終始。乾綱正古今。當時人物盡。惆悵獨知音。注云。元祐中議册后。宣仁御文德殿發册。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。母后御前殿。茲不可啓。微仲明日留身。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册。時人無知者。二云。已矣東門路。空悲未盡情。交親踰四紀。憂患共平生。此去音容隔。徒多涕淚橫。蜀山千萬疊。何處是佳城。注云。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。曰。有南齊翠竹滿軒。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。此老年未盡之情也。其三云。靜者宜膺壽。胡爲忽夢楹。傷嗟見行路。優典識皇情。徒泣巴山路。終悲蜀道程。弟兄仁達意。千古各垂名。注云。公與子瞻嘗泊巴江。夜雨。相約伴還蜀。竟不果歸。今子瞻墓汝。公歸眉。王祥有言。歸葬。仁也。留墓。達也。右三詩。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。因錄之。皆當時事。今公之後邈然。家集不復存。惜其亡也。因附於此。

晏叔原聚書甚多。每有遷徙。其妻厭之。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。叔原戲作詩云。生計唯茲椀。般擎豈憚勞。造雖從假合。成不自埏陶。阮杓非同調。顏瓢庶共操。朝盛負餘米。暮貯藉殘糟。幸免播間乞。終甘澤畔逃。挑宜筇作杖。捧稱葛爲袍。儻受桑間餉。何堪井上糟。綽然真自許。噉爾未應饕。世久輕原憲。人方

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。

